

欲语还羞水城

杨菁◎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长篇小说

欲望水城

杨 菁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TP) 数据

欲望水城/杨菁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 10

ISBN 7-106-02042-7

I. 欲…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6715 号

责任编辑: 徐 劲 兴 安

封面制作: 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

封面版式创意: 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

责任校对: 刘 芳

责任印制: 刘继海

欲望水城

杨菁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金建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印张/11.625 字数



书 号 ISBN7-106-02042-7/I·0450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我和亚父·····	(1)
第二章	外公、外婆和婆儿·····	(46)
第三章	张妈和那条神秘的金钗巷·····	(84)
第四章	疯子五姐儿以及张狗剩上大学的故事·····	(124)
第五章	柴铁脚和哑女·····	(159)
第六章	江鳖——还有我和小秋·····	(188)
第七章	傻儿驴儿·····	(225)
第八章	日本婆儿·····	(265)
第九章	上清道长·····	(308)
结 尾	在水一方·····	(359)
后 记	·····	(364)

第一章 我和亚父

我和亚父同回我的故乡郾城，成了一次漫长的期望和等待。应该说，对于这种等待，我曾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然而，我还是没有想到，这一等竟是漫长的二十年的时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直等到了二十世纪末！在我已经不再期望，不再等待，或者说，在我已经习惯了期望，习惯了等待，习惯了对这一切麻木不仁的时候，亚父在“战斗”了近二十年之后，才如同堂·吉珂德一般，收起了他的秃钝的长矛，骑着他的瘸腿的战驴，挂着已经歪斜的盔甲，冲过了那片仍在惯性的作用下，“呜呜”旋转着的残破零落的风车的阵地。

八十年代初，还是一个充满禁忌的年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如履薄冰。一个妙龄女子和一个已婚男人的来往呢，更是如同在风口浪尖上一般。幸而“妙龄”就是年轻，年轻便意味着幼稚，意味着懵懂，意味着幻想，意味着激情，意味着稀里糊涂想入非非不知天高地厚，以为爱情是生命的全部甚至超越生命，才敢傻乎乎地朝着命运的厚墙撞去。

二十年后，许多人都认为这一“撞”撞对了，一下子从小城“撞”到了北京，“撞”到了一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还夸我当年思想解放，观念开放，新潮前卫。

然而我却不愿意回首当年。

不论怎样的结果，在那个年代，哪一个小女子在“妙龄”的时候希望“撞”上的是婚外恋呢？

那是没有硝烟的战斗，毫无骑士风度的战斗，不可预知的战斗。如果一个人的命运是可以预知可以摆脱的话，我一定要拼尽全力来阻挡这种战斗，我相信那是世界上最混浊最丑陋最烂污的战斗，那是唾液中充满着恶毒肮脏下作的咒骂的战斗，用“风车”来形容实在是一种美化，我不过是在借用堂·吉珂德那个著名的典故。

支撑着双方将一场肉搏进行了二十年的力量是什么？

对于一方来说，肯定不是爱情。

对于亚父来说，是爱情吗？

仅仅是爱情吗？

有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面对爱情的时候，当我们在爱情的花前月下神魂颠倒之后，当我们还要面对着爱情的副产品或者扼杀爱情的凶恶的黑暗势力时，我们才会发现除了爱而一无所有的人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懦弱，多么的苍白，多么的无助无力……我们走过来了，带着穿越风车阵地的沧桑和坚韧，相互笑了笑。

是无奈。

是自嘲。

是平静。

管他呢！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前，我和亚父终于……终于……终于可以一同回到我的故乡了！

那座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的水边的古城。

在我们装修成田园风格的新房中收拾行李的时候，亚父突然看着我，不，是盯着我，他常常这样莫名其妙地长久地看着我，盯着我，包括在半夜醒来的时候，他总是觉得面对的不是一个真实的我。一桩坚持了二十年的爱情，一桩在风车阵地中行进了二十年的爱情，时光已经将这一切升华。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将他的爱情提炼得纯之又纯，将他的爱情磨炼得闪闪发亮，将他的爱情发酵成一杯浓冽的老酒！然而我却常常在他这种太纯太亮太浓的爱情面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是性格使然，也因为女人大多是被动的。

他在盯了我后，会认真地问：“你爱我吗？”

我被他一次又一次的追问搞得哭笑不得，就常常跟他恶作剧。有时候，我想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追问彼埃尔爱不爱她，她总是觉得他的爱不强烈，不直接，不浪漫，彼埃尔回答说：“我爱我的胳膊吗？我会爱我的胳膊吗？不知道。或许是不爱的。但是你把它砍下来试试？”

我也学着彼埃尔的口气，但却把词儿换了，说：“我爱我的脚趾头吗？我会爱我的脚趾头吗？不知道。或许是不爱的。但是你把它砍下来试试！”

他依然看着我，想了想，不高兴地说：“都说女人是小鸟依人，你是小狗咬人。一个人没有脚趾头当然没什么了不起的！”

天！十指连心哪！然而这就是亚父，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被朋友戏称作“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情种”的家伙！朋友们都说，爱一个人是容易的，持续二十年狂热地爱一个人就太难了，简直是奇迹。

有时候，我会换一种方式跟他捣乱：“爱与不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或许是命运，或许是缘份呢？”

“当然很重要。”他坚持说。

“爱与不爱，你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除了父亲。”我说。真的，除了父亲，父亲给了我生命。二十年中，我的每一次转折，每一次的悲欢离合，都和亚父息息相关。

这一次，他很高兴，他说：“干脆，你就像《史记》中项羽称呼项梁那样，叫我‘亚父’算了！”

“亚父？”这个名字不错，很好玩儿的感觉。

我认可了这个名字。

这就是“亚父”的来历。

这似乎是一个老套的故事：我是在一次笔会上认识亚父的，不过，那个时候还不叫笔会，叫小戏创作学习班，为参加全省每年一次的文艺调演准备一台节目。那个时候的笔会，还没有那么浪漫，没有那些游山玩水的诗情画意的小布尔乔亚的安排。相反，一切都是半军事化的，半封闭式的，来自全地区六个县的二十多个创作人员关在城外一座空荡荡的已经放假的财校校园里，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班车，想进一趟城，全靠“11号汽车”——两条腿走进城。

文化局的胖局长这时想起了我，让我去参加学习班。兴冲冲地赶到文化局，我才明白让我参加学习班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让我去搞服务的，“顺便”也写个戏，“顺便”学习学习，“顺便”提高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心里“哼”了一声，有点痒痒然的感觉，知道领导不把一个刚参加工作没两年的小

丫头片子看在眼里。但毕竟没参加过笔会，我得去见识见识。我没有乘“11号汽车”，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了学习班上。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胖局长一个随便的安排，竟使我站在命运的转折点上。我们常说，人生的关键时刻就那么一步、两步，只是我们不是先知先觉，不可能预知未来罢了。

我去的时候，是学习班开始的第二天，与会人员都在会议室参加讨论。那个校园，错落着十几座红砖黑瓦的平房，与会人员都住在空出来的学生宿舍里。还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有一排排的白杨树，显得空空荡荡，但很干净，很安静。我在外面支好车，低着头走了进去。我记得那天天很热，会议室中间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周围坐满了人，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台老式的旧电扇，不紧不慢有气无力地“嗡嗡”旋转着。

我坐下后，才发现，屋中除了我，是清一色的男人。

我做梦也想不到，这群男人中的一个，今后会和我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后来，亚父对我说，那天下午，他从窗口远远看见似乎是飘过来了一个女孩子，只是一闪，又从窗口掠过去了。后来就走进来一个瘦伶伶的女孩儿，一对长辫子盘在头顶，盘成一朵花的感觉，白色的短袖衫，天蓝色的裙子，脸上的神情淡淡的，略带一点羞涩，却又是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他只觉得突然一股子清凉凉的感觉渗透全身。这是炎热的夏天的一丝凉爽。

我笑了起来，是坏笑。甜言蜜语，是男人们最惯用的无往而不胜的伎俩！当然这是我“成熟”后才明白的道理。

亚父见我一脸不相信的坏笑，他常常觉得在我面前有些无

可奈何的感觉，他只好说：“没办法，谁让你比我小那么多呢？我就让着你吧！”同时，他又强调说：“真的，那个下午，你就是给了我那种凉爽的感觉，不是漂亮，不是年轻，没有其他的感觉得，也不可能其他的感觉得。”

我对他却没有什么感觉得，最初的几天中，我觉得这是一群差不多一模一样的男人，谈吐、作派、衣着、气质……甚至他们看我的目光，都给了我一种含糊不清的意味。我那时并不明白，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在一群清一色的男人中间，把任何一个女孩子扔进去，就像把一只羊扔进了狼群中一样。虽然这是一群丧失了野性的狼，他们的牙齿已不再锋利，他们的斗志已不再昂扬，他们早就没有了在旷野里奔跑驰骋追踪狂欢的激情和能力，他们就像在公园里被豢养了太久的掉毛的老狼，只知道定时定量吃笼内的死肉，对于笼外的一切，他们只剩下了一缕飘忽不定的野性的饥渴的目光，远远地看一眼自己垂涎三尺的猎物而已。

八十年代，当我第一次听到齐秦的《北方的狼》时，我曾激动过，我想不到一个在都市里长大的男人，如何能发出一种近乎绝望的狼的吼叫。当然后来我明白这也不过是一只模拟的狼。

羊却幸运地没有被赶进公园，亘古不变地保持着羊的自然属性。可悲的属性，善良温顺而任人宰割。

我那时是一只粗心的、愚笨的、无忧无虑的、想入非非的羊。

我总是想把头够进天堂之门，吃一口那门里长青的草，尝一尝天堂草的味道。

我却没想到一个人如果要把梦想变为现实，就必将付出你应付的代价。

一只羊是不应该有太多梦想的。

在学习班上，我看了一些剧本，也参加了几次讨论。我那时正沉溺于中外文学经典名著之中，脑子里塞满了来自斯拉夫的雾西伯利亚的雪伏尔加河的风圣彼得堡的云，还有塞纳河畔的翩翩淑女伦敦古堡的神秘来客佛罗伦萨的没落贵族安达鲁西亚的小夜曲……学习班上的作品和讨论会，还残留着“三突出”“四无限”“高大全”的文革遗风，是那么的枯燥无味，不具备让我“顺便”学习提高的可能，我更乐意干我的服务工作。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骑着那辆自行车，颠儿颠儿的一趟一趟地往城里跑，为这些来自各个县的“大手笔”们购买生活用品，针头线脑肥皂毛巾牙膏牙刷零碎小吃，为他们订购郾城的老黄酒，糊辣汤，准备他们晚上熬夜写作的夜宵，为他们收发信件，每天晚上还要往每个房间分发报纸，但我只发了一天报纸，这个工作就被亚父接管了。

一到下午，报纸快要送来的时候，他就会过来问我：“报纸来了吗？报纸来了吗？”

报纸一到，他就迫不及待地抢过来了，然后带点歉意说：“你不用管了，我来给他们分发，我来给他们分发。”

他这种一天不看报不阅读便寝食难安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有时候，他们几个人喜欢没话找话地和我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他们总是喜欢逗我，说我应该叫他们“叔叔”。其实，

他们大部分人不过比我大十多岁的年纪，按现在的观点，都是地地道道的年轻人。

我一般不太搭理他们的这种玩笑，有时笑笑，翻翻白眼儿；有时从鼻孔里“哼”一下，扬长而去。

一天吃过晚饭，大部分人都在操场上晃悠，散散步，聊聊天。亚父叫住了我，有点装模作样地说，你为什么不叫我们“叔叔”？叫我们一声“叔叔”你一点不吃亏！

我依然以不变应万变，根本不理他们这个茬儿。

我正想走开，有人开始起哄：叫吧！叫一声“叔叔”，他给你十块钱！

对！对！叫一声“叔叔”给十块钱！操场上的人都围拢过来了。

掏！快掏十块钱出来！人们更感兴趣的是那十块钱。那时，十块钱够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

亚父这时没办法下台了，只好继续装模做样地掏着口袋，硬着头皮说：好吧，叫一声“叔叔”给十块钱！

在一片起哄中，有人恨不得给我作揖让我叫这一声“叔叔”。我直想笑，觉得他们这些人，虽然有点无聊，也很好玩儿。我想了想，开口了：“好吧，喊人不折本儿，舌头打个滚儿，我喊了，你就得掏十块钱！”

我一闭眼，谁也不看，冲着空气叫了一声“叔叔”！

只听的“噉——”的一声，我一看，亚父一见我开口，就开溜了，十几个人追着亚父狂奔，要从他那里抢出十元钱来。

后来，亚父说，他只是没话找话地想跟我说话，哪里真想

让我叫他“叔叔”呢！

从报纸上，他看到了恢复高考后北京某大研究院招收第一批研究生的公告。学习班上有好几个像他这样文革中被发配下放到山区的大学生，他们大都是外地人，虽都已在当地结婚生子，但从未安心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亚父发配在一个更加偏远的小城。亚父看到招收研究生的公告后，就动了心，几个房间蹿来蹿去，想拉几个人一道去考，却没有人响应。一方面，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身处偏僻山区的人们对很多事物一时难以适应；一方面，可能觉得一下子考到北京去，考到这样有名的研究机构去，是不太可能的吧。如果折腾了半天，考不上，还要惹人耻笑的。

有人和亚父开起了玩笑，语气是嘲讽的：“你想考研究生？还想考这个艺术泰斗的研究生？先把我研究研究吧！”

亚父对这些嘲讽毫不在意，笑笑而已。他找到了我这个“服务员”，问我在我们县招生办有没有熟人，希望我能带他去咨询一下有关报考的具体事宜。我的任务是为他们服务，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提出这种要求，我都是义不容辞的。

幸亏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城里城外地跑着，要不然，累死我了。我把自行车推过来，说：“你带我吧。”

他接过自行车，滑行了几步，我发现他的车技不怎么样，而且路线又不熟。我笑道：“算了算了，还不如我带你吧！”

“你能行？”他有点不相信地看着我。

我接过自行车，一骗腿，自觉很轻盈地上了车，扭头说：“上来吧，没事儿！”

他紧跑两步，跳上了车。车把歪了一下，我用劲儿蹬了一下踏板，顺顺溜溜儿地走了。

那是我第一次用自行车带一个男人，自己也觉得有点可笑。

然而我并没有一丝一毫的预感，将这个坐在我身后的男人这个寻常或许是非同寻常的举动和我自己联系起来，更没有和我的一生联系起来。

怎么可能联系起来呢？

那个下午，天是不是蓝一点儿？风是不是柔一点儿？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先兆预示？那是一个并没有异常感觉的下午。

那时，我常常躺在我那间小小的斗室里，对爱情，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不着边际的遐想。

那是真正的斗室，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只父亲年轻时用过的小皮箱，我自己弄了个立柜挤在墙角，上面摆着鲁迅石膏像。窗子高且阔，窗外有几株漂亮的白杨树，白杨树尖儿上面的那片天空，蓝蓝的，净净的，像一张透明的玻璃纸，淡淡地映衬着几片缓缓坠落的黄黄绿绿的叶子。

一片叶子飘落在我的窗台上，精灵一般，我突发奇想：如果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半，哪一个勇敢的年轻人敢跳过窗户来向我求爱，我就跟他走！

为自己的想法激动着，激动过后又觉得很可笑。

没有人夜半时分翻过窗户来找我。那需要非凡的爱情和非

凡的勇气。

亚父后来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肯定去跳窗户呀！”

“去！”我冲他翻了翻白眼。

那时，我还曾在我的立柜上，摆过一个骷髅头，一个真正的货真价实的唐代的骷髅头。

那是从城外“李王坟”中挖出来的一个头。

文化大革命中，“李王坟”被推平了，在“李王坟”附近，建起了一座砖瓦厂。据说，这里的土质烧砖烧瓦特别好。

一天，砖瓦厂在挖土时，竟挖到了“李王坟”的墓道。那当砖瓦厂厂长的，不知是什么人，想来多少有点文化，或者属于有头脑的，他马上命令停止施工，然后派人到文化馆来求教，该如何处理此事。当时，郾城没有博物馆，文化馆也没有专职的文物干部，我们一个馆长就带着美术干部老乐赶了过去。

真佩服他们的胆量。到了砖瓦厂，到了挖土的地方，他们也不管里面有没有暗道机关，幽魂瘴气，找了几把手电筒带着几个工人就摸了进去。谢天谢地，他们没有遭到暗算，原来，这座墓在前朝远代就被盗过，并且不止一次地被盗过，成了一座空空如也的古墓。他们在里面查找了一番，里面除了一块墓碑，一具骨架外，还捡了几块生锈的马蹄铁。

根据墓碑记载，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李泰的墓。当年，在太子继位的纷争中，李泰受挫，被贬至当时的房州，也就是现在的神农架一带。那时，汉水上的郾城码头是到长安的必经之地，江南一带进京赶考的举子们也大都是走水路，经长

江，涉汉水，过安康，抵达长安。后武则天召李泰回长安，李泰途中发病，于永徽三年，也就是公元652年，死在郾城，就地安葬了。那年，李泰三十五岁。县志府志上均有记载：唐汉王墓，应为唐濮王李泰墓，在城北五里地，俗称“李王坟”。

一个不幸的王子的故事。

唐碑现收藏于省博物馆。

馆长和老乐用一辆平板架子车，拖着那块唐碑回来了。老乐手中还捧着一个骷髅头，他很高兴地对我们说：“快看！李泰的头！”

他准备把这个头骨放在美术室里，画素描时用。

馆长却不同意老乐的看法：“是不是李泰的头，还需要考证。”

我很好奇，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古代的骷髅，谁又敢说他不是李泰的头？一个唐代王子的头？

我毫不犹豫地伸手接过了这个骷髅头，想仔细看一看，这是我第一次触摸到死人骨头，我竟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害怕。这时，老乐被人叫走了，他说：“这个头先放到你那儿。”

我把这个骷髅捧回我的斗室，我把鲁迅石膏像摆在了书桌上，唐代骷髅头放在了立柜上。

我定睛看了看，觉得很好玩儿，真奇怪，真棒——一个唐代王子的头，摆在了我的房中。

我这样做的时候，依然丝毫没有觉得害怕，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个头骨在我的房间里放了很长时间，老乐可能把它给忘了。

但是，后来，连续有几个熟人朋友到我这里来玩儿，房间

太小，感觉一进门，扑面而来的就是那个狰狞可怖的骷髅，来客不是一愣，就是连连后退，晚上的时候，还有人一步跳出门外。

我“哈哈”大笑起来，十分地开心。

他们总是惊魂未定，他们想不到在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妙龄女子房中，豁然摆着这样一个什物！

他们总是问我：“你、你怎么在房中放一个死人头？”

“这是李泰的头！”我说。

“李泰？”

“‘李王坟’里的李泰呀！”

“你、你不害怕？”

“怕什么？”

在人们的反复追问下，我才想，真的？我为什么不害怕？我原来听到死人就害怕的。为什么？瞧，那两个大黑洞，那毗裂着的牙床，那森森白骨……如果是现在，我也不敢一个人在房中放一个死人头骨的。我只能说，那时我还年轻，我眼前的一切都被我自己的想入非非涂上了眩目的、美丽的色彩。

坐在房中，读书读累了，我会凝视着那个头骨，不，凝望着李泰，心里边只是遗憾：李泰，你这个唐朝的王子，我把你供奉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能和我魂魄相通？为什么没有给我一点心灵感应？至少，你也该给我托一个梦，告诉我一个关于唐朝的故事。那“红光紫色俱赫然，夜夜气冲天”的盛唐；那玉辇纵横、金鞭络绎、龙衔宝盖、凤吐流苏的长安；那“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的乐舞；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